

浅析中国白瓷的生命力

袁 炯

(西华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白瓷是华夏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枢纽,其生命力之强、古人对其创新之执著,是其他颜色釉瓷品种难以相比的。从南北朝到明、清,老树新花的白瓷以及白瓷的审美文化交织着千丝万缕的华夏民族情感和审美依托,白瓷甚至走上神坛成为关系国运兴衰、社稷存亡的国之重器,它的美早已超越了文化,超越了民族恩仇,在历史上,它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华各族人民的心和目光热烈地碰撞在一起。

[关键词]白瓷;生命力;宗教祭祀;民族信仰;

[中图分类号]K78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23-02

一、白瓷特点概述

白瓷是中国历史上古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陶瓷釉色品种,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白陶的出现,从这以后,中国人对白瓷的孜孜以求在历朝历代几乎从未中断过。相比青瓷的壮年得志、黑釉瓷的昙花一现、红釉瓷和黄釉瓷的大器晚成,发源于南北朝的白瓷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老树新花,其出现时间虽然略晚于青瓷,但生命力之强、受众之广、古人对其创新精神之执著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不管是生不逢时的邢窑白瓷、一鸣惊人的景德镇青白瓷、身份高贵的元代卵白瓷或异域扬名的德化白瓷、大放异彩的永乐甜白瓷等,白瓷的前世今生蔚为壮观,其烧制历史几乎贯穿整个中国陶瓷艺术文化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外人民对白瓷的痴迷渐入佳境……白瓷生命力是其他颜色釉瓷品种难以相比的,其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理应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

二、白瓷与宗教祭祀

在中国的宗教祭祀中,瓷器逐渐取代青铜器成为隆重而又神秘的国家祭祀中必不可少的祭祀礼器,其中,白瓷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祭祀礼器中的重要成员。明代陶瓷产量大增,尤以嘉靖、万历为最,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时期的祭祀斋醮活动十分频繁,极大地刺激了明代精细白瓷的需求量。“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丘赤色,月丘白色。可见明代皇帝以青、黄、红、白四色瓷器祭天、地、日、月……”“一方面是皇室的日常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是满足宫廷祭祀的需要,因此景德镇御器厂将主要精力放在白瓷的生产上,如宣德元年(1426)九月,命景德镇烧奉先殿白瓷祭器……嘉靖九年(1530)又规

定月坛的祭器全用白瓷。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永乐、宣德白瓷,其中就有用于祭祀的各式瓷爵、豆等。”而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白色则在他们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元代的卵白瓷不仅是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贡瓷,也是元代专掌祭祀的贡瓷,卵白瓷在元代的宗教祭祀中成为蒙古人与神灵或祖灵相互感知的绝佳载体,卵白瓷上常见的“太禧”铭款便是卵白瓷走上元代神坛的重要证据,走上神坛便赋予了白瓷神圣的光环,使白瓷成为事关国运兴衰、社稷存亡、民生福祉的国之重器。走上神坛使白瓷成为不可亵渎的国家礼器,白瓷的生产和创新从而在国家事务中占据着重要分量。

三、白瓷与民族信仰

白瓷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倍受青睐,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各民族对其信仰的相对稳定性。白瓷在北朝的创烧过程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其倾注的热情密不可分。自隋代白瓷烧制成功后,南青北白的历史格局延续了数百年,唐人对青瓷的钟情、宋人因斗茶对黑盏的狂热都没有妨碍白瓷在北方各族人民中的传播,反倒成全了邢窑白瓷获得了“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美誉。邢瓷之后有定瓷,辽人对定瓷的钟爱催生出了土生土长的“土定”、“北定”,元人对白瓷的迷信创造出来了釉层肥厚并呈失透状的卵白瓷,而明代的祭祀活动则使闻名天下的甜白瓷横空出世,德化白瓷则因迎合了欧洲基督教信仰而扬名异域。自南北朝始,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白瓷创烧的身影,即使是后来中国进入了青花和彩瓷的时代,白瓷的烧制质量也直接决定了青花和彩瓷的成败。白瓷长盛不衰的背后是游牧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强盛和包括汉族在内各民族文化信

仰的推波助澜。“许多学者认为卵白瓷之所以在元代风靡一时,是和蒙古人‘尚白’习俗有关。据史书记载,蒙古可汗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多是白色,建筑物也好用白色装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提到,蒙古人认为白色象征纯净、吉祥、神圣,故称岁首正月为白月,这一天举国皆白,四方都贡献白布、白马。重要的仪式庆典,人们互赠洁白的哈达,以为祝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崇拜的祖先是‘苍狼白鹿’,所以在他们心目中,白色是和天界神域遥相呼应的颜色……”事实证明,北方游牧民族在与中原文化互动中最早引进和最大宗消费的瓷器皆是中原白瓷,有的通过俘获中原地区的能工巧匠而形成质量稍逊的本地白瓷的生产能力。而在中原的农耕文化中,白瓷因具有玉的色泽成为了美和善的象征。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而素肌玉骨正是中国士人心中所谓“雅器”的重要特征,难怪乎宋代景德镇因创烧的青白瓷“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而迅速获得“饶玉”的美称,并从此使名不见经传的景德镇摇身一变成为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瓷都,这恐怕也是因为赢得了天下士人对这种所谓“雅器”的无比崇尚的缘故。

四、白瓷与审美感官的创新

从信仰和审美层面来看,白瓷堪称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枢纽,它的生命力因审美感官上的创新所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不容忽视。从陆羽“邢瓷似雪”的咏叹到宋“定州花瓷琢红玉”式的惬意,再到中国士人对“素肌玉骨”的肃然起敬,白瓷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各族人民的高度肯定,而白瓷在2000多年里浴火重生的法门就是创新。“有人仔细比较宋代的影青、元代的卵白釉和永乐甜白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影青瓷透明度高,光泽度强而不够含蓄,卵白釉相对显得笨拙而粗糙;而甜白温润又庄重,精细又含蓄,是过去的时光里不曾有过的白釉瓷……从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一代绝品。”回顾历史,宋代磁州窑以白色化妆土打底的白底黑花到元代温润如玉的白底青花,再到有“瓷中新贵”之称的白底五彩的明清彩瓷,白瓷在创新中带给人们

层出不穷的视觉盛宴,即使在同一朝代中,人们对白瓷的感官呈现也探索不止。“从永乐时期的‘甜白’,宣德时期的‘汁水莹厚如堆蜡,光莹如美玉’到嘉靖朝的‘纯净无染’,再到万历的‘透亮明快’等,白瓷的质量空前的提高……”白瓷在创新中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明代的白瓷成就使白瓷成为了明代茶文化的宠儿,从唐代“茶色贵绿”到宋代“茶色贵白”,再到明代“茶色青翠为胜”,明代白瓷艺术的创新终于为自身的发展空间赢得了文化附庸的历史机遇,凭借着“宣窑白瓷为最”的盛誉使白瓷在茶文化中扬眉吐气,一扫陆羽《茶经》中“邢瓷白则茶色丹”的历史阴霾。而明代甜白瓷所酝酿出来的审美时尚无可置疑的使白瓷的生命力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明人屠龙《考槃余事》记载:“宗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

五、结语

古人对白瓷的亲近似乎源于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审美本能,在历史中,由粗陶过渡到细瓷,由充满瑕疵和杂色的粗胎发展到追求胎质的纯净、透亮,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审美文化的跨越。为了追求胎质的洁白,人们在瓷胎上涂抹上了一种被称为“陶衣”的白色化妆土以掩盖胎质的粗陋,为了迎合自身的信仰,人们锲而不舍地在原料加工的淘洗过程中付出了长期的艰辛,为了文化传承,人们在白瓷上应用了印花、刻花、划花等装饰手段……从最原始的白陶的出现点燃人们信仰的火种到古人乐此不疲地追索温润如玉的审美高度,再到永乐帝毅然弃玉而用甜白瓷的过程,白瓷发展成熟的历程也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史,事实上在民族文化中,白瓷在许多方面堪称民族文化的枢纽,虽然因氧化铁含量的或多或少使白瓷、青瓷、黑瓷成为一奶同胞的兄弟,但白瓷的生命力却表现得更为强大,中华各族人民皆在人力和物力上不遗余力地对白瓷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使得白瓷的审美文化纠结着千丝万缕的民族情感和审美依托,它的美早已超越了文化,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将中华各族人民的心和目光凝聚在了一个焦点。

[参考文献]

[1]戴洪文.中国代码 千年古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伯季.瓷器图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